

一个王后的秘密

· 伍光建译作精读 ·



A Queen's Secret

「英」爱德华·奥本海姆

著

伍光建

译

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CHINA CULTURAL AND HISTORICAL PRESS

· 伍光建译作精读 ·

一个王后的 秘密

[英]爱德华·奥本海姆

著

伍光建

译

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CHINA CULTURAL AND HISTORICAL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一个王后的秘密 / (英) 爱德华·奥本海姆著 ; 伍光建译. -- 北京 : 中国文史出版社, 2018.12

ISBN 978-7-5205-0974-9

I . ①一… II . ①爱… ②伍… III . ①推理小说—英国—近代 IV . ① 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280393 号

责任编辑: 梁玉梅

出版发行: 中国文史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市海淀区西八里庄 69 号院 邮编: 100142

电 话: 010-81136606 81136602 81136603 (发行部)

传 真: 010-81136655

印 装: 北京温林源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: 16 开

印 张: 13.75

字 数: 216 千字

版 次: 2020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

印 次: 2020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49.80 元

文史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文史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。

目 录

CONTENTS

- 第 一 回 一个神秘的客人 / 1
- 第 二 回 马车里的惨事 / 6
- 第 三 回 讨论这次杀人的事 / 10
- 第 四 回 在云雾之中 / 16
- 第 五 回 打电话 / 19
- 第 六 回 一千镑赏格 / 24
- 第 七 回 大佐的小姐 / 28
- 第 八 回 男爵夫人从中干预 / 33
- 第 九 回 阿罕伯拉戏院的一个包厢 / 38
- 第 十 回 无家可归的人 / 43
- 第十一回 假情 / 49
- 第十二回 从好望角来的消息 / 55
- 第十三回 搜房子 / 60
- 第十四回 死人的兄弟 / 64
- 第十五回 律师的条陈 / 70
- 第十六回 在士特兰街吃大餐 / 76
- 第十七回 供认恋爱 / 82

- 第十八回 一个未入行的侦探 / 87
- 第十九回 拼命地求亲 / 91
- 第二十回 刀刺心部 / 96
- 第二十一回 路易士逃走 / 101
- 第二十二回 圣爱塔尔堡寨 / 106
- 第二十三回 远道来的爱情 火热的瞻拜人 / 110
- 第二十四回 赴宴 / 114
- 第二十五回 穿黄靴的人 / 120
- 第二十六回 法拉班夫人 / 126
- 第二十七回 奸细 / 131
- 第二十八回 大路上的光景 / 136
- 第二十九回 一个现形的鬼 / 140
- 第三十回 墨素尼亚国王后 / 145

- 第三十一回 从坟墓里回来 / 150
- 第三十二回 在士普狄林饭店 / 155
- 第三十三回 有她一份 / 160
- 第三十四回 不相称的一对 / 165
- 第三十五回 他的夫人 / 171
- 第三十六回 死者所遗下的东西 / 176
- 第三十七回 寡妇的哀的美敦 / 182
- 第三十八回 无效的求亲 / 189
- 第三十九回 大佐的使命 / 194
- 第四十回 勒索 / 199
- 第四十一回 大佐说话 / 203
- 第四十二回 只剩爱情 / 210

第一回 一个神秘的客人

一男一女，面对着站在屋里。屋里飘忽不定的炉火的光，使彼此都只能模糊地看见对方。女的站在屋子较远处的写字桌边。一只手的发抖的小指，轻轻地放在桌上，另一只手垂在身边，带点畏怯地折皱一只手套，这是她几分钟前才脱下来的。男的刚进门，背门站着。他穿了晚服，用手夹住大衣，帽子略略垫高扣在脑后。他嘴里还衔着纸烟，开门进来的钥匙套在小指上摇摆。这个时候，彼此全未开口，骤然相见，都糊涂了。

还是男人先恢复镇静。他把大衣放在椅子上，按门后的铜钮。立刻，满屋子都亮起来了。现在他们彼此能够看得清楚。女人的身子略向前倾，她的温柔、黑色的眼睛流露出惊诧与害怕的表情，她自己听到自己的声音也是很不自然的。但他听见这个声音，则更加诧异，他原是研究男子与女子的世界的，他立刻就晓得这是什么样人的声音。

她喊道：“你是谁？你要什么？”

他答道：“据我看来，似乎是我该先问你的。但我也并不反对先介绍我自己。我姓理生，名哈尔巴。”他带着安详的挖苦口气接着问道：“我请问你，蒙你光临，有何贵干？”

当他看见她深感疑惑的时候，她有一会子不响。她的地位虽然是嫌疑犯，他却深知他意外看见的这个女人，不是个平常的窃贼，她在那里显然是偷他的

写字桌上的东西。她是一个美貌女子，他却几乎不理睬。此外有更可注意的事物在。她的晚服是黑绸子的，手工极好，他晓得这不是平常的裁缝所能制成。她只有一样首饰，就是一串珠子挂在脖子上。头上戴黑帽，有鸟羽下垂。在早几天的一个晚上，他曾去巴黎，见过同这顶一样的帽子。他忽然想到她是一个高贵女人，属于一个豪富阶层，连他自己也比不上的。

她进到屋里干什么？她为什么注意他以及他的不多几样东西呢？

她略微斜向他，说道：“哈尔巴·理生么？倘若你的姓名是哈尔巴·理生，你在这几间屋子里头干什么？”

他很安详地答道：“碰巧这几间屋子是我的。”

“你的屋子吗？”

她从书桌上拿起一把钥匙。

她赶快问道：“这是第十一号，是不是？”

他对她说道：“不是的，第十一号在上一层。”

她好像不相信。

她说道：“但是我是用这把钥匙开房门的。”

他说道：“巴晤士的钥匙，同我的是一样的。这里是九号，十一号在上一层。”

她吸一口很长的气，好像才明白过来，向前走了一步。

她说道：“我弄错了，原是我的不是。请你不要见怪。”

他站在门前动也不动。他的脸洁白，剃光了胡子，眼睛灰色，口部表情坚定，穿着很时髦的晚服，是个受过良好教育的英国青年。

她站住不动，她的两眼好像要问他。她不甚明白他的态度。

她很镇定地说道：“请你让我出去。”

他答道：“且等一等。”

她的面纱还是打开的，她的两眼冒火，若是胆怯的人见了定会发抖。理生却动也不动。

她问道：“你这句话怎么讲？我已经解说过，我在这间屋子里，原是出于偶然的。我很抱歉。你立刻让我出去。”

他答道：“你确实多少解说了一下你为什么在这里。你却并未解说你为什么用这把钥匙进巴晤士的房子。难道你打算查看他的东西，如同查看我的东西一样么？”他一面问，一面指着被她弄乱了的写字桌。

她很骄矜地说道：“我有我与巴晤士交涉的事情，与你何干？”

他答道：“在平常环境之下，原是与我不干的。但是，现在并非平常环境。请你莫怪我说坦白话。我看见你翻我的写字桌。我猜你也想翻巴晤士的写字桌。”

她问道：“先生，倘若我要翻，又与你有什么相干？你怎样晓得我不是得了他允许的——你怎样晓得不是他自己把钥匙给我的？”

她拿出钥匙给他看。他看了一眼钥匙，又看她的脸。

他说道：“我不相信这样的假设。”

“为什么不相信？”

他看看钟。

他说道：“你看呀，差几分钟就是十二点了。我老实对你说吧，你不像是这样的人，会在深更半夜，到一个未娶亲的男人所住的地方，探望一个未娶亲的男人。你既是这样，就不能无严重目的。”

她有几秒钟不说话，呼吸得很快，胸口也起落得很快，脸上发红。她略抬头，很留心地看着他，他觉得不舒服。他觉得站在他面前的人，只要她有权力在手的话，就会杀了他的。但他也晓得，这个他一看就称为美人的女人，是第一个使他完全满意的人。两个人站在那里都不说话。他头脑里充满了许多感觉。他有时候惊讶她的胸口那样嫩白，在她的黑色绸子衣服之下闪光，简直如同擦亮的象牙一样。她的身材苗条，头发丰润。一看到这些，他就觉得有一阵快乐感很快透过全身。

他原是有点好批评人的，她的面貌与打扮却无一不尽合他的意。可他一想起她刚才对他所说的几句野蛮话，就又忽然发抖。他这时候怎能另眼看待她呢？

她问道：“毛利士·巴晤士是你的朋友么？”

他答道：“不是的，我几乎不晓得这个人。我只在电梯或楼梯上见过他，在

别的地方却从来未见过。”

她说道：“既是这样，你无扣留我的借口啦。我可以是他的朋友，也可以是他的仇人。我至少有他房间的钥匙在手，你可以臆度我是得过他允准的。我已经解说我为什么在这屋子里。你可以相信，整个事情是出于偶然。你无权再扣留我一秒钟啦。”

炉台上的钟打十二点。他忽然觉得通身都不舒服，当时他虽然说不出是什么感觉，其实就是妒忌。他记得他所憎恶的巴唔士。

他说道：“这个时候，你一定不能进他的屋子！你不知道他的为人！设使有人看见你——”

她带着嘲笑的意思大笑，说道：“让我出去。”

他在那里游移。她看得很清楚，她正在降伏他啦。一秒钟之前，她曾敬重这个人。现在看来，到底他也不过同别人一样。

他很固执地说道：“我同你一齐出去，我在外面等。巴唔士到了这个时候——不常是清醒的。”

她噘着嘴唇，说道：“你是明白的，就该让我走。我不要你的保护，或——”

她忽然止住不往下说。这是很令人惊骇的。离她几尺远的桌上的电话机忽然响起来。理生呆呆地往后退几步，一手抓住耳机。

他问道：“是谁呀？”

对方的说话声低而清楚，好像是从远处打来的。“是卡文特士大楼的理生先生的住处么？”

理生答道：“是的，你是谁呀？”

对方答道：“我是毛利士·巴唔士的一个朋友。劳驾听电话，我很抱歉，但是事情是很要紧的。你能告诉我，巴唔士在家么？”

理生答道：“我的确不怎么晓得，但是我相信，不到一两点钟，他是不回家的。”

那边很着急地问道：“你肯把我的话写下来，放在他的信箱里么？事情极其

要紧，不然的话，我不会烦动你的。”

理生答道：“好吧，写什么？”

“他一回来，请你立刻告诉他离开大楼，往法兰西斯旅馆。那里有一个朋友候他，是他所盼望见面的朋友！”

理生带点讥笑地说道：“一个女人么？”

对方答道：“不是的！是一个朋友。你愿意么？你肯答应做这件事么？”

理生说道：“很好。你是谁？你从哪里打电话？”

对方只答道：“你要记得，你已经答应了！”

理生问道：“就是这样！你把你的姓名告诉我。”

对方不答，理生乱摇电话机。

他问道：“电话局，刚才是谁对我说话呀？”

电话局即时答道：“不晓得。我们不能记得每个打电话的人。请你关了电话机吧。”

理生把耳机放下，掉过头来，忽然有点害怕。他觉得房里空虚。他并未听见声音，却晓得是怎么一回事。房门略打开一点，房里是空的。那个女人乘这个机会溜出去了。他走出去，站在电梯旁边细听。上电梯的地方无人，无论哪里都无人行动的声音。电梯在平地那一层。刚才并未曾上来过，若是上来，他必定听见的。他回到屋里，又觉得沉寂。她刚才所站的地方，还有微微的脂粉香，使他很快乐地追忆刚才的事。他点着一根纸烟，坐下来写两行信给他的邻居，把刚才在电话里所听的消息写在上头。他拿了这封信就上楼。

第十一号房并无灯光。他按铃，屋里无人回答。他在门外等了快十分钟——在门外听。他很想用他自己的钥匙开十一号的房门，看看屋里有人没有。他随即想起他几乎不认得巴晤士，况且他还很厌恶这个人，设使他忽然回来被他看见，是难以解说的。他满肚子不高兴地走下楼，喝了一点汽水与惠士格酒，点着烟斗坐下，决计要等到听见巴晤士回来。谁知不到一刻钟工夫，他自己却睡着了。

第二回 马车里的惨事

理生忽然跳起来，坐在那里。他的烟斗掉在地板上。背心同裤子上有很长一串烟灰。电灯还亮着，火炉里火已熄灭。等到他逐渐清醒的时候，他有两种感觉：一是他觉得冷得发抖，一是他觉得害怕。

理生原不是胆子小的人。他生平有过一两次遇着危险，都能镇定对付。此时却不自欺，有点莫明的恐惧，有几分钟简直怕得喘不过气来，他的心跳得很凶，当他慢慢向四周一看时，他颈后的筋肉几乎麻木了。他两眼看房门。房门略开；他的神经不宁地幻想，以为门在那里摇动。他的牙齿打战；他觉得额上都是汗。

他站起来留心听。无论哪里都无声响，一片寂静。他尝试追想是什么事惊醒他。他什么都不记得，只记得是忽然跳起来的。必定有什么事！他又细听，还是无声响。他吸一口气，两眼盯住半开的房门，他记得原是他自己打开的，以便听见巴晤士上楼。他略笑一笑，还不是出于自然的，他走到酒瓶旁，喝了半杯惠士格酒。

他低声对自己说道：“我的神经不宁。这可不成。我是个傻子，在这里睡着了！”

他看看钟，差五分到三点，他随即走向门口，站了几秒钟，一手抓住门把。他慢慢镇定过来。他留心细听。整栋大楼都毫无声响，他放心地叹了一口气，

回到屋里。

他喃喃道：“我该睡了。好像是下雨了。”

他打开百叶窗往外看。朦胧的天上还有几颗星，但是成片的云上来，起首下雨了。街边走路的地方已经湿了，街灯都不甚看得见啦。他正要回头走开，听见习闻而出乎意料的声音从街上传来，使他注意。窗子上头原是打开的，他很清楚地听见底下的马车铃响。

他把下头的窗框打开，伸头往外看。原来有一部马车停在门口。理生下意识地又看钟。是哪一个邻居，在这么夜深的时候，叫马车在外头等？除了他同巴晤士两个人之外，其余的住客几乎都是起早的人。他又往窗外看。车夫在座上，身子略向前，头靠在相交的两手上，不是养神就是睡着了。马的样子也像是已经倦极。理生正要关窗，那时候才晓得马车里有人。他看见一个人向里靠住一角，还能够看得清楚一只戴着白手套的手靠在膝盖上。车里人的身材有有点像巴晤士，他记得巴晤士晚上都是套白手套的。大约是巴晤士啦——他等什么？理生关了窗，有点不耐烦，回到屋里。

他喃喃道：“我不管巴晤士同他的朋友了，我去睡觉。”

他在屋里走了两步，站住，又害怕起来。他觉得他的心几乎不跳啦，浑身发冷。他对着他自己的半开的房门站着，他听见外头的石头台阶上有女人的长衣的沙沙声，而且听见软鞋的脚步声。

他并不觉得有什么动静，但是当那个女人走到楼梯口的时候，他正站在门槛上，从后面来的光照在他的白而凶的、带着诘问神色的脸上。她一声不响走上前来，蒙面纱拉下来。他看不清楚她的脸，她走路像一个病后新愈的人，脚步是抖抖的，一只手总扶住栏杆。当她走到角上的时候，忽然站住不走，好像要跌倒。她对他说话，不成说话的声音，很难听。

她问道：“你为什么侦探我？”

他答道：“我并不是侦探你，我本来是睡着的——忽然惊醒。”

她求他道：“给我点白兰地喝！”

她站在门槛上喝他所倒的酒。当她把酒盅还他的时候，他看见她的手不

抖啦。

她问道：“你肯下楼送我出去么？我曾向下看，看见最低的一层很黑。我还不晓得怎样走出去。”

他迟疑一会子，不过一会子，他们两个人就并排走下四层楼，一路都不说话。他不问她，她也不对他解说。不过当他开门的时候，她看见那部等在那里的马车，她几乎又要晕倒。她有一会子工夫抓住他。

她呻吟道：“他在那里——在马车里。我可以躲在什么地方？”

理生两眼盯住那部马车，答道：“无论他是谁，他不是吃醉了，就是睡着了。”

她附耳对他说道：“不然就是死了！你去看看！”

理生听见这句话吃了一惊，还未镇静过来，她已经走了，很快地脚步不响地在无光的街边走。他两眼跟着她。等到她拐了弯，他才走向那部马车。这时候，理生只能看见车内靠住一角的人的很小部分，因为他的大帽盖住了他的眼睛。

他问道：“巴晤士，是你么？”

车内的人不答。他想起那个女人临走时所说的可怕话的意思。她真是说他死了么？她晓得他死了么？抑或是猜度的？他身子向前摸那只戴白手套的手。他举起来又放下。那只手同死物一样没有知觉。他往后退，问车夫，车夫在那里揉眼。

他说道：“车夫，你车里的客人有点不对啦。”

车夫在上头打开活门，往下看，跳下地来。

他说道：“先生，醒来。”

车里的客人不答。车夫轻轻摇动那个斜倚的客人。

车夫喊道：“我不能等通夜，等你给车钱。你醒来吧。”

车夫赶快走回石道上，用力取出他的车灯。

他说道：“先生，请你推他的帽子往后，让我们看看他。”

理生站在车的脚踏板上，举起那个人的大帽。随即跳回来，喊了一声。这

时候灯光全照在那个人的脸上，脸上毫无血色，两眼直瞪着，颈子上有丝绳很紧地勒住，把肉都勒出来，几乎全盖住了绳子。

车夫喊道：“被人勒死了，我去警察所报告。”

他爬上他的座位，一言不发就鞭马。马车很快就看不见了。理生慢慢转过身来，关了大门，脚步沉重地登上四层楼。他走进自己屋里，走到那还打开未关的窗子边，他觉得气闷，必须要呼吸新鲜空气。他的两膝颤动；一阵阵寒冷感觉几乎要冰冻他的心与所有感官，他觉得好像是倒在床上昏迷不省后忽然爬起来，还觉得在噩梦之中。在他面前略向左边就是一条空虚无人的大街，她是在黑影里走了的。在街这一面是公园，一片黑暗；在街那一面是一排高房子，石路被雨淋湿，有一排煤气灯。再过去就是河，有一排弧形的黄色光点；河后就是酣睡未醒的天光。无论什么人都有躲藏的地方——她也有。一阵和润的凉风，吹在他的脸上；有许多鸟起首去公园的滴水的树上唱早歌。晚上的黑暗已经过去啦，云已变薄，星光不甚亮啦。

理生身子向前弯。他两眼盯住她过街的地方。今日与来日的全部可怕的情景从他的思想的背景上很暗淡地露出来。

第三回 讨论这次杀人的事

毛利士·巴晤士被人杀害，就给小报以好材料啦。小报好像同众人立了不能更改的条约，每礼拜供给多少惊人的新闻。这时候无论什么地方都在谈这件事。理生被普通榜样所潜移，在这几天之内也津津有味地谈这段新闻。他好像忘记了他同这件事有关系。

他是沙利登俱乐部的会员，无事时多在这里消遣。验过尸后的那一天，会员们吃中饭，不谈别的，就只谈这件事。理生第一次感到有凶而不吉的光照在这件事上。

四个人吃中饭，其实是四个人临时坐在一个陆军大佐的饭桌旁边，并不算是有人请吃的。大佐姓费兹摩利，名爱特迦，是得过宝星勋章的——他是这个俱乐部里最得人爱的会员，是个有名的退休的军官。慈祥和蔼，无人听他说过一句不慈祥的话。他虽然不算有钱，却很慷慨，最好济人之急，不管值得与不值得。理生坐在他的右手边，梅生坐在他的左手边。梅生是一个声誉日起的青年塑像家，在这个乱杂的社会里头，他也是一个为众人所喜爱的会员。对面坐的是恒尼治，与梅生的脾气不同，是个有城府的人。他自己说是个律师，却向来不挂牌。有时他当记者，却很少署名发表著作。假使他有他所注意的事，也只有他自己晓得。在一个俱乐部里头，一个人的地位取决于他是什么、他做过什么。他之所以得人看重，是由于他神气中有保留未用的力量。在不多几个人

的聚会中，更是值得注意，因为无论什么时候，在自己几个人的聚会中常是自由发表意见的。倘若他向来未说过一句漂亮话，却也向来无人听见他说过一句糊涂话，或一句无意识的话。他之为人，与他之能保存他的地位，居多都是由于他有几种消极的属性，并不是因为他有什么个人的或可爱的才具。他有一副黑而无表情的面目，一个软弱的身体。他绝不过火地缄默，他是个善听的人，不是善说的人。设使他无亲密朋友，却也无仇敌。无人晓得他是富抑或是贫，但是说到捐钱作善举，他的慷慨只亚于大佐。这个俱乐部接连提倡善举，以助命运不如他们的人。一个不露本相的人，向来都是既不令人怒亦不令人喜的。这就是恒尼治的地位。

那时候，他们正在谈论巴晤士被人谋杀的事，其实是大佐说这件事，余人在那里听。

大佐倒酒，很和蔼地对着他们说道：“有一个要点，整个被人忽略了。这个凶手也许是个女人。”

理生举目，有请问的意思。这一层很令他注意。

大佐接连说道：“你们几乎人人都以为必得一个有力的男人才能够把绳子勒紧，使他不挣扎就死了。其实不是的，用那样的结，一个小孩子都能勒死人，用不着气力，只要手灵敏，有胆子。”

理生说道：“然则是一个女人——”

大佐说道：“是呀，一个女人也可以办到，不幸这件事好像与女人无干。我在高丽曾见过，一转手腕，就把人勒死啦，全看手法。”

理生稍微发抖。大佐这几句话使他烦心，不过他不肯告诉别人。

梅生说道：“女人也罢，男人也罢，孩子也罢，凶手好像是走得无踪无影，不在世界上啦。”

大佐说道：“凶手确是很有本事，善于遮盖他的踪迹。我读过验尸时的证据，一字都不漏，我能明白警察所为什么完全无从下手。”

当大佐吃乳腐的时候，恒尼治同梅生对彼此使安闲消遣的眼色。

梅生喃喃道：“可爱的老头子，他起首演说他的癖好了。我们让他说！他会